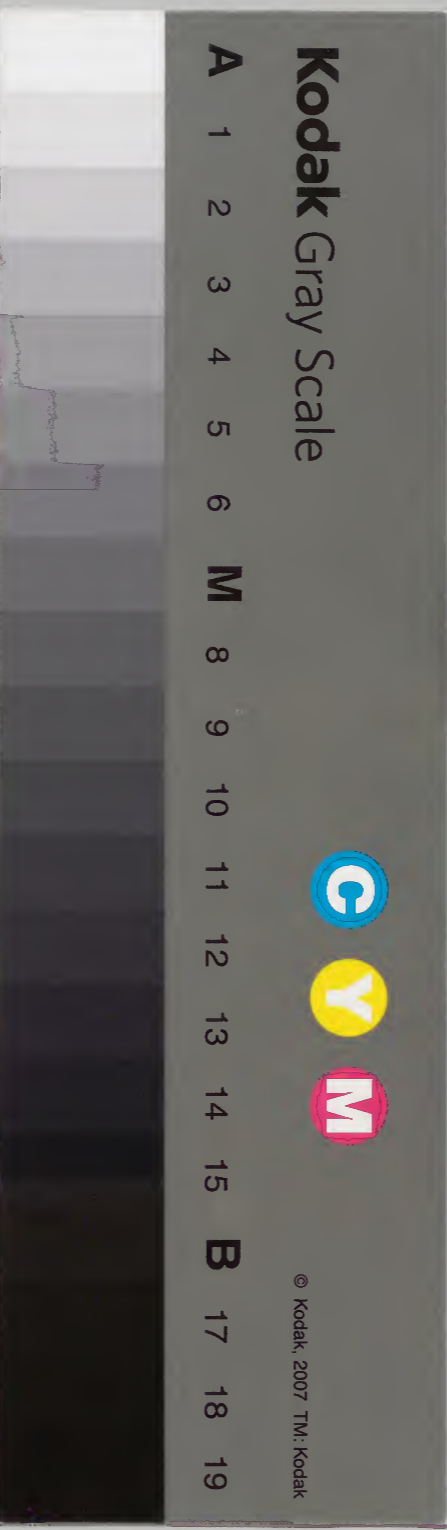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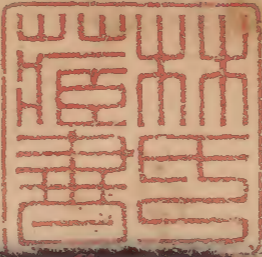
餘冬序錄 閏三之五

漢書門	
九七二	二〇八
冊架	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七二
冊架	二〇八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22
冊數	20 (20)
函號	307 223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閨三

外篇第三十八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青箱雜記文章有兩等山林草野之文其氣枯稿著書
 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其氣溫潤演綸視草
 者之所尚也王安國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今樂藝亦
 有兩般教坊則婉媚風流外道則鹿鳴嘲哢村歌社舞
 仰又甚焉亦與文章相類麓堂詩話朝廷典則之詩謂
 之臺閣氣隱逸恬澹之詩謂之山林氣此二氣者須有
 其一又曰作山林詩易作臺閣詩難山林詩或失之野
 臺閣詩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又曰古雅樂既

不傳俗樂又不足聽今所聞者惟一泠中和樂耳詩家
聲韻縱不能彷彿賡歌之美亦安得庶幾一代之樂也
哉古今名家取譬於詩文如此

○金周昂教其甥王若虛云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
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敵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
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為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
則無令不從今人徃徃驕其所役至跋扈難制甚者反
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元好問嘗從郝
天挺學進士業天挺由今太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
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
人又口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

曰今之仕者多以貪敗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
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
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

○唐人有文選之學曰文選爛秀才卒杜甫詩續兒誦
文選其時重詞賦故也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
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嘔風詠月汗人行止
奕之兄有識也哉

○應劭爲書君諱論者玄有異同吳張昭著論辯之云
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厲王諱胡及莊王之
子名胡諱之類事各有徵案以不諱爲是此韓退之諱
辯亦自出也退之諱辯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

名實賀者名者致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
豈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
湜曰若不明白子與實且得罪愈曰然於是作諸辯然
不載與賀手名者謂誰春考康駢劇談錄元和申李賀
以歌詩著名元稹以老明經中第二願與賀交賀見刺
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積慚而退未幾制策登科
爲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譏
之賀竟不第蓋其事出積也

○賈誼上文帝疏有沒爲明神廟號太宗語不以死爲
諱也古人其直如此韓退之送楊司業序有沒而可祭
於社語此語今於送人文字亦難言矣

○濂溪拙賦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此即書作
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之義也德無所事乎巧巧
則未有不僞者誠僞之間誰其能掩羣豐有言凡人傷
巧則可悔之事多傷拙則可悔之事少吾求寡悔焉耳
○杜牧之序兵法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橫斜圓直繫
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盤也蘇子
瞻論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於平地滔滔汨汨
一日千里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
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如是而已
二公所論事不同而比擬之意甚似知用兵之法則知
爲文之法矣

○古人文字彼此有絕似者殆所效而然然不敢謂其真出相效也左傳楚昭王曰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歸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史記陳勝吳廣謀曰今亡不與天計亦死等死耳死國可乎皆連用四死字○柳宗元賀王進士失火書有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之語李漢叙韓文曰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終而翕然隨以定其文出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也

○子貢說越王勾踐曰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家語越絕書史記吳越春秋並載此語蘇代見燕惠王噲口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見戰國策

○揚植爲許由廟碣云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而范希文作嚴子陵祠堂記云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范文寔本於揚然就全篇觀之揚則雜而范暢矣

○白樂天號醉吟先生自爲醉吟先生墓表郭祥正號醉吟先生亦自爲醉吟先生傳醉之一字是表何德耶彼作醉鄉記醉翁亭記固有所託而然又有稱醉士

醉叟醉兒醉仙醉尹醉聖以自名于世終其身者真可笑也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耻蔡京作太清樓特宴保和殿延福宮曲宴記自明其不臣元禎作會貞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陳其蕩志春讀之不能不為之抵案而作惡也嗟夫若人者心死久矣身為之不耻言之固宜周秦行記或曰李德裕門人為之而駕名

○文章叙事為難叙事須文簡意足語快而事詳所以難也宋人記三人論史法會馬走過踐死一犬云當作如何書甲云馬逸有犬死於其下乙云有犬死奔馬之

下丙云適有奔馬踐死一犬議者以丙差優考沈存中記此穆修張景暨存中語也或又以為歐陽公事公在翰林日與同院出遊有奔馬斃犬於前公曰試書其事同院曰有犬卧通衢逸馬蹄而殺之公曰使子脩史萬卷未已也曰丙翰以為何如曰逸馬殺犬於道

○僧寶傳載懷公提唱語曰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東坡詩人生到處知何似還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爪指鴻飛那復記東西讀者試思向來陳跡可為一嘸世事轉頭尚足問耶

○征戰之苦漢文帝所謂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者盡之矣李益吊古

戰塲文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亦有言特信將疑嬀嬀
心目夢寢見之曲盡生人悲慘之意陳陶詩可憐無定
河邊骨猶是香閨夢裏人句意有得於此少讀陳詩謂
無定者指河邊骨之飄流莫收耳比奉命過銀州見沙
河一帶延迤邊塞問之人曰無定河也地皆沙水衝徒
不常故以得名古今胡漢戰事之域乃知此河名也
○蘇長公平生以言語文字得罪時相至有欲殺之者
而公節氣益高咳唾之餘亦不以是少畏忌也仇池峯
下云余謫南海時一日因醉卧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
來云廣利王請余不覺身步入水中廣利王冠劍而出
頃南溟夫人亦造焉出素鮫綃令余題詩乃賦之曰天

地雖虛闊溟海為最大聖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
為異號恍惚聚百怪二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
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形光照無界若得明月
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咸稱妙獨廣利傍一
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祀
王諱王大怒余退嘆曰到處被相公斲壞又東坡手澤
云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夢數吏持一幅紙上題
云請祭春牛文余書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萌爰出土牛
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
為愠喜吏微笑曰此兩句當復有怒者傍一吏曰不妨
此是喚醒他二文皆以戲洩其不平者也區區妬媚工

排擠之人其有愧而少戢乎雖然坡何必以此更悔於人春疑此非坡文當時有爲坡不平者爲是文也

○賈誼惜誓賦不知作於何時誼死時年才三十三耳賦已有惜余年老而日衰歲忽忽而不反語韓退之作五箴自謂生三十有八年髮白齒脫聰明不及前矣白居易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蘇子瞻於此因有勞生強半之嘆嗟呼春年視昔人所嘆今又加一憂患餘生心形兩憊向後日月可復有所冀乎有賈之志爲韓之學而無樂天東坡之襟度老去也當柰功名道德何時在生有問春命者因書此于八字後問之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其制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按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醕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塹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

○尸子稱井中視星所見不過數星秋心也韓文變之云坐井觀天而曰天小井天小也其所見者小也詞意曲折加尸一倍乃知區區文字譬喻亦自有工拙焉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二句出傳子口銘擬金人作今人但相傳謂俗語耳

○陸機歎遊賦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爲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俗語有二句可以盡之江中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是舊人

○老子曰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退之文不善為斲血指汗顏

○前輩文章有簡短而可稱者宋人記歐陽文忠公奉母喪過某郡郡守屬同官為祭文再三戒之留意比至始出書云孟軻之賢母之教也夫人有子如軻死復何憾文忠大賞之不特此也張孝祥代和州守記廳梁云宋乾道丁亥朔旦郡守胡昉新作黃堂其綏靖和民千萬年永無斃彭大雅帥蜀築重慶城自記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為蜀根本此二記載曾二異集

又文之至簡短者春觀古人器量欵識皆不過數語古人欵識非今之所謂記序頌贊者類邪著於金石後人得見非金石之堅者後固不得傳也張子玉記六經閣首云六經閣者諸史子集皆在焉不書尊經也見者歎服然全篇贅繁不稱子玉何不言下就結然之亦不善用其短者也

○韓退之登封縣尉盧殷墓誌稱殷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為詩夫讀書屹屹而止用以資為詩可謂錯用其心退之又云殷自少至老詩可錄博者千餘篇然今未聞一篇傳者樂城道言讀書須學為文餘事作詩人耳嗚呼學者讀書其專在為文而已乎蘇氏之文無見於

道亦只是枉讀書耳言行錄劉忠肅公摯敬子孫每曰
士當以實行爲先若止號爲文人無足觀矣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
其辭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春考
歐陽集古目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
寧之戒其後天下爲縣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
自宋始蓋唐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

○大禹有言生寄也死歸也老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
休越王告吳王曰民生於地上寓也老萊子曰人生天
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淮南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
古詩人生忽如寄陶淵明歸去來兮辭寓形宇內復幾

時李白春日宴桃李園序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
百代之過客浮生人世爲歡幾何隘者讀此可以拓胸
臆矣彼八百老彭嗟杖晚未爲達人

○韓退之云文從字順各識職即陸機文賦選義按部
考辭就班之說也

○孔融薦禰衡表引古語云鸞鳥累百不如一鷄楊泉
物理論引古語云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今世爲詩文而竊倣古人語若是於死人口內討氣
也吾甚愠之

○宋李道傳讀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篤於踐履
氣節卓然於經史未嘗有論著曰學未至不敢於詩文

未嘗苟作曰學未至不暇若斯人者無言語之累矣
○黃魯直跋蘭亭記云今時論書者曾未夢見右軍脚
汗氣豈可言用筆法邪朱元晦題李太白詩後云今人
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何曾夢見作脚板邪夫二人
推尊前輩藝業如此然正使書至右軍詩與李杜齊名
而不知道亦復何益是故程子有玩物喪志之戒學者
尚當知所務哉

○蘇黃米蔡以能書名竝一時東坡頗重元章而元章
不取坡嘗因召對言蔡襄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
而自許爲刷字山谷稱坡書千變萬化至教人學書則
云當遠法王氏父子近法顏楊如蘇才翁兄弟王荆公

正使未能造微亦自不俗其評品殊不到米蔡也歐陽
永叔云蘇子美死後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而
謙讓不肯主盟歐陽於君謨推賞如此黃米後進公益
有不知耶晦菴云山谷不甚理會得字米老理會得又
云字被蘇黃寫壞了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
端人正士方是字可爲定論矣

○古今書斷魏鍾繇與韋誕等議用筆繇問蔡伯喈筆
法誕惜不與乃自捶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
及誕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晉衛夫人見王羲之書流
涕曰此子必蔽吾名劉賓客嘉話劉希夷詩年年歲歲
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

乞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嗟夫玩物喪志君子以
爲不智繇之嘔血衛夫人之流涕蔽孰甚焉而繇至發
其友之墓之問至害其所親之死弗卹爲區區小伎而
忍心不道一至於此繇與之問今何所成就哉漫書之
爲文房一慨誕之所惜者適足爲身後患希夷之死亦
可謂不智之鬼矣

○考亭先生跋荆公書云先君子自少學荆公書鄧公
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於河洛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
荆舒爲不可曉者題曹操帖云余少曾學此時劉共父
方學顏書余以字畫古今謂之共父謂我所學者唐之
忠臣公所學者漢之篡賊耳余默然亡以應昔揚雄氏

有言書心畫也心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彼二丞相豈世
之所謂君子乎而先生父子顧從而學書焉先生自言
志宏於其父有不可曉之論而亦自亡以應共父之言
是又不可曉者今日於明之處觀先生真跡因舉以質
明之春不知書且不曾見曹氏書不知此幅亦帶老瞞
心畫否也

○張續謂靖節先生高蹈獨善宅志超曠視世事無芥
其中者獨於諸子拳拳訓誨有命子詩有責子詩有告
儼等疏先生既厚積於躬薄取於世其後宜有與者而
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
茫昧然者也春按梁書安成王秀爲江州都督諸軍事

江州刺史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碎爲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竟見此耳袁郊其澤謠載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崑山云云佗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故爾杜子美贈狄梁公曾孫詩有云大賢之後竟陵蓬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王公四六話曰唐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作乞歸郭姓表云名非霸越浮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登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周

古人全語然實本范氏當家故事非攘竊也司馬溫公詩話范景仁年六十三致仕歸成都在道作詩二百餘首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石林詩話張先郎中老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猶畜聲伎子瞻嘗贈之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爾

○古之人行業建當時而名實焜耀乎後世未有不藉之文者也行業之傳在文然有行業者不患乎無文何其入賢者文所歸也文所歸者不能不患乎或不傳何其中業或不能無散軼也文久不能弗逸則先德不能

以遠著唐昌黎子論士莫為前後有雖美盛不彰不傳之歎春惟士之建立既美盛矣論言藻辭必是焉歸不患乎無文顧其家父祖子孫為之前後傳之者何如爾勝國泰和劉氏錡嘗哀輯宗譜凡先代制誥及諸遺文單牘片削皆騰附其中命之曰先德錄十襲如拱壁出入恒自隨此善為之前者也國初宋景濂氏題劉氏宗誥謂高門右族未一再傳祖父之名諱有不知之者中奉六世孫剛能保此於百四十餘年之後亦賢矣哉此善為之後者也然則中葉之子若孫所以致其前人行業之傳亦唯有文而家藏焉故爾文藏其家其先德所繫其大者豈獨以備宗譜而已上之禪國史次之補郡

乘此吾友毅齋家藏集之所為錄也

○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為繞殿雷后山詩話歐陽公謫永陽聞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間請之杜正色盛氣而謝不能公亦不復強也後杜置酒數行遽起還內微聞絲聲且作且止而漸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絕彈盡暮而罷公喜甚過望也故公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遂以皮絃為杜彬故事自彬而作自彬而止蓋承用歐陽詩云爾后山亦謂世未有也不知更有先於彬者

○人日登高見唐人詩句今人但知九日是漢費長房

事耳三元張燈宋朝猶然太宗淳化初始廢中元下元而私家有不能禁者今人不復知有中下二元事矣上元事見於隋煬帝未知起何時

○孟浩然詩明朝拜家慶須看老萊衣宋人爲詩話本之云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春按向子期詠秋胡已有上堂拜嘉慶句此語晉時已然孟蓋用向語或疑嘉家字不同王維詩云上堂嘉慶畢顧與姻親齒維與浩然同時而維詩依向嘉字則作嘉爲是

餘冬序錄陽閩卷三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閩四

外篇第三十九

擲蘇水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羅豫章仲素集前人詩句如杜牧輩願汝出門去取官如驅羊等語以教子弟或謂豫章一代道學所以誨後人者不當乃爾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教子以取富貴不免爲世所譏杜牧輩詩比之韓公陋益甚矣而可訓耶黃東發讀韓云此人情誘小兒讀書之常愈於後世之飾僞者然則豫章於此其亦緣人情之常而姑以示小兒耳

○陳子昂詩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麋翁黃魯直詩接美

不如放麋樂半終魏巴西陳既誤用事黃復誤用字然不失為一議論也

○杜子美戲為六絕其一云正揚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不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潘邵老哭東坡十二絕其一云公與文忠公總遇讒謔人有口直須緘聲名百世誰常在公與文忠北斗南

○石林詩話劉季孫初以殿直監饒州酒三荆公提刑至饒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云泥甯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傍人渾不解扶藜携酒看芝山問知是季孫作大稱賞之適郡學生持狀請差官攝州學事公判監酒殿直一郡大驚遂知名云珊瑚

鈞詩話盧秉侍郎嘗為江南郡掾於傳舍中題詩云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黃梁置酒樽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王荆公見而稱之立薦于朝不數年登貳卿近

○退之詩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或謂其以酒伴對詩人是輕詩人也春曰士大夫家酒伴非詩人固不可○韓退之贈崔斯立詩有可憐無補費精神之句王介甫遂用以譏公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然則介甫之新學又何補於世哉其為精神心術之害多矣荆公他日選唐百家詩成序云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而不知新學之當悔何也昔人謂以學術殺天下

者介甫之謂歟

○杜牧之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說天幸不可恃烏江詩江東子弟多豪俊捲土重來未可知說人事猶可為同意意都是要於昔人成敗已定事上翻說為奇耳赤壁詩或笑之曰孫氏霸業繫此一戰今社稷生靈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春謂為此說者癡人也到捉了二喬時江東社稷不言可知烏江詩謝疊山曾以與柳子厚箕子碑文並論此真死中求活語也然項羽之事則決無可重興理朱子有定論矣

○宋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語之莊曰延之秋胡詩始知生為久別離沒為長不歸帝撫掌笑曰人好嘲諢未有不過其敵者春謂二子所嘲皆以詞害意之言延之實失之而莊應之如是是則非莊正譏意也杜子美石壕吏詩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今謂子美不鑒此失可乎孝武云人好嘲諢未有不過其敵者此名言也

○宋人記北方助棗誇撒攬語比至你回味時我已誇訖東坡賦撒攬待得微茸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坡蓋用此語易棗為崖蜜耳王元之詩以撒攬比忠臣而坡不肯一籌假之雌黃在人口吻如此益信作人難矣

○元稹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鎮詩亭
上天云哭聲厭咽傍人惡喚起驚悲淚飄露千衛萬謝
喚厭人向更無君終不寤積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
蠅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積其少寤矣乎
○退之朝齋睡二詩竹坡周少隱謂其恠謫無意義非
退之作春以為不然此張籍之所謂駭雜者退之特用
為戲耳

○韓退之薦士詩稱孟東野有可以鎮浮躁之句按東
野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及登第則云春風
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安在其能鎮浮躁也
○鄒督馬公視春趙松雪所書陶詩二十首于舟中相

與翫適按靖節集此飲酒之作也趙書此必其題引
今陶序馬字上已減二十三字詩其一至其五減四字
半減者六字其六七八九四篇書與本集其十一其十
二十三互相易陶序固云詞無詮次書前後趙豈容有
他意也百世誰當傳集本作當誰此還有真意集作此
中人當解其表集作意表曰沒燭何炳集作當炳歸鳥
趣故林集作趨林嘯傲東窻下集作東軒衆草沒其姿
集作奇姿遺已諒非迷集作詎非竟抱窮苦節集作固
窮節但恐多謬誤集作但恨或曰集當誰不如作誰當
趨作趣於古字通用奇姿為其姿因本篇有乃奇字在
下句但恨為但恐東坡已如此引用趙書改集本字不

爲無理而春以爲他所書有不同者集本字爲勝矣松
雪爲人書此不過隨手紀錄正如山谷書孟博傳默誦
間有二三字疑誤耳篇章之互易與字之不同觀者皆
不必辯第當其筆精可也嘉靖乙酉八月二十六日春
與都督公阻風長蘆意頗懣觀此不覺釋然一笑而復
公曰茲真飲酒之作也乎

○東坡有韋幹十四馬詩人誦其詩蓋不待見畫也此
畫在奚官所騎前悉如坡所叙而所顧之後乃止三疋
不知何謂微流赴吻若有聲處是良工妙筆然非蘇二
句妙豈能形容至此不嘶不動尾搖風者此畫缺焉予
昂之所摹豈未見幹原本邪抑松雪特因坡詩寫出而

所謂馬中龍者不易以寫故耶吳興公子於此有苦心
矣其亦善白量矣哉北上舟中馬都督公出視春相與
把玩文之爲書其後

○陳無已九日詩人事自生今日異寒花祇作去年香
鄭谷十日菊詩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陳
詩於菊無誇而鄭詩無貶人之視菊直繫其時焉耳當
其時則重之而非爲其所加過其時則否而非爲其所
有所損也噫亦可歎耳東坡小詞萬事到頭都是夢休
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遠者處世盍於是求之其心休休
何愁之有燕泉在分司看菊偶題

○漢相梁臺詩祖梨橘栗李桃梅歸退之陸渾山火詩

鴉鷓雕鷹雉鷓鷃陳后山二蘇公詩桂椒檉楓柝樟
七物爲句亦偶用耳或謂詩多用實字爲美誤矣宋人
詩話有極可笑者引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欲知此後相
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烟此真癡
人說夢耳夢非實事烟正其夢境模糊欲見不可以寓
其相思之恨豈問是耶因哉高叟之爲詩也

○漢武帝詩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嫻嫻其來遲之遲
爲韻偏字屬下句明甚而許彥周詩話作立而望之偏
云此退之走馬來看立不定之所祖述也可笑

○古詩看朱忽成碧言醉眼昏花也李太白樂府看未
成碧顏始紅用此而趙德麟賦簪花詩云酒成碧後方

堪飲花到白來元自香上句可笑

○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生也楚辭鳥飛之故鄉孤
死正首立皆言不忘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
枝張景陽詩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越衣文蛇地胡
馬願度燕土風安所習由來固有然陸士衡詩孤獸思
故藪羈鳥悲舊林王仲宣詩狐狸馳赴壑飛鳥翔故林
陶淵明詩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劉休玄詩寒蜚翔
水曲秋兔依山基王正長詩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
皆此意含蓄有在常應物詩流水赴大壑飛雲依故山
而又云無情尚有歸遊子不得還則斬無餘味矣
○淵明止酒詩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閒止坐止高蔭下

步止葦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維子胡仔曰淵明用意非獨止酒於此四者皆欲止之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春按淵明詩正言若此者止於此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歷數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胡乃云然抑何見之晚乎

○淵明讀山海經詩曾絃云刑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猛志固常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有作淵明詩跋者言淵明讀山海經詩有形天無千歲之句竟莫曉其意後讀山海經

云刑天獸名也好銜干戚耳如此乃與下句相協傳者誤謬如此不可不察二老堂詩話云靖節此題十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之所言夸父大槩同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刑天似不相續又况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而竹坡詩話復襲曾絃之意以爲己說皆誤矣邢凱坦齋述編云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天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辯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朱子語錄或問刑天無千歲改作刑

六舞千戚如何曰山海經分明如此說惟周丞相不信
改本向蘇林家藏邵康節寫陶詩一冊乃作彤天無千
歲周遂跋尾以蘇節手書爲據以爲後人妄改向家子
弟携來求改其細看亦不是康節親筆因不欲破其前
說遂還之春按此疑已定於考亭矣

○淵明詩仲父獻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
何及哉仲父姜公事姚令威西溪叢話云未詳春按仲
父即管仲姜公齊桓公也桓公饑渴事春秋內外傳不
載而獨見於呂氏春秋人蓋鮮有知者此詩又在讀山
海經末章昔人求之所讀不得其說宜乎其以爲未詳
也呂氏春秋管仲有疾桓公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

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
啓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
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豎刁
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
也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
苛病尚可疑邪管仲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
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爲也公曰衛公
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及父死而不敢歸哭尚可疑邪
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
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其官不治苛病起朝不
肅居三年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常之

丞相與作亂塞宮門矯以公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饑欲食我渴欲飲而無所得何故對曰易牙豎刁常之丞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墻不通人食不可得矣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請節此詩易桓曰姜者殆避長沙公謚之嫌耳此有為而作也

○老杜詩花藥上蜂鬚妙在上字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妙在出字常蘇州詩微雨暗深更妙在暗字歐陽永叔詞綠楊樓外出秋千妙在出字

○子美寄裴十詩知君苦思縵詩瘦太白嘲子美亦曰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措大之苦非一二區侯虫何為者而更欲益其呻吟之聲老不曉事豈有揚子雲為然哉世傳揚巨源工作詩掉頭晚年遂病風碎掉頭不止情著為魔事染為崇詩崇信有之乎今日於李員外許楮巨源詩因題其集曰掉頭疾非戲也知是崇者當有所戒焉耳

○子瞻白鶴峰新居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劍鏌山過惶恐灘云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皆借山水名寫意後文文山例此過惶恐灘云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

○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杜荀鶴詩為人贈矣其全篇諸家相傳今具在也而六一翁以為周朴之句朴集

翁自謂少時及見則當日已無存者豈編錄之說耶
○東坡書山榮長老方丈詩食罷茶既未要添清風一
榻抵千金輕搖鼻息庭花落還盡平生未足心飽食高
卧之頃而平生未足心便可還盡耶謂之消盡則可或
曰坡謂世外人言世外人又安有未足心也

○侯鯖錄載東禪院林酒仙詩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
春色屬誰家其旨可味晏叔原與鄭俠詩春風自是人
間客張主繁花得幾時殆可答林問矣全唐詩話載牛
僧孺和白樂天詩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晏詩意殆
出此嚴禪與杜牧友善其篇什有曰春色冉冉歸何處
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君子於世何物足愁懣耶

○杜子美北征詠馬嵬事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用
意思厚立論精當乃如此白樂天長恨歌六軍不發無
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又君王掩面救不得回首血淚
相和流此等叙述夫豈非實在於臣子終非所宜鄭畋
爲鳳翔從事過馬嵬題云玄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雖亡
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并又何人觀者以畋
爲宰輔器不知畋特有見於子美北征篇終意耳
○沈佺期詩有船如天上坐人向鏡中行之句李太白
詩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用其下句作對杜子美詩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用其上句作對近

時莊孔易詩詩卷袖寒携海嶽夜船江穩坐尾河陳明
之爲余誦之而不知其上句東坡詩我携此石歸袖中
有東海之說也下句船如天上坐之說也

○韓昌黎詩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手把一封書上
有皇甫字盧玉川詩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扣門驚周
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句法意匠如此
豈真相襲者哉

○退之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長吉遙望齊州九點
烟一泓海水盃中瀉之句與老杜所謂摩胸盪層雲決
昔入飛鳥者是詩家何等眼界

○唐裴璘白牡丹詩題慈恩寺壁敬宗幸寺見之令宮
嬪諷念及暮遂滿六宮南部新書載此詩云長安豪貴
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盃承露冷無人肯向
月中看玉杯承露月中扶白牡丹之妙盡矣按神仙吳
猛傳猛登廬山見一叟坐樹下以玉杯承甘露授猛此
語不徒然也

○柳渾詠牡丹詩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
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較幾多王文康公詩素花
至小能成寶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
一事又空枝人之事花木者於此可少悟矣

○退之詠華山文詩白咽紅頰長眉青送僧澄觀詩伏
犀插腦高頰權石鼎聯句詩序白鬢黑面長頸而高結

喉送李愿歸盤谷序曲首豐頰清聲而使體秀外而惠
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等語皆寫真文字也

○李太白詩岸夾桃花錦浪生韓退之種桃到處惟開
花川原遠近蒸紅霞蘇子瞻戲將挑核裹紅泥石間散
擲如風雨坐冷空山作錦繡倚天照海光無數皆狀桃
花之盛而妙語各臻其極許彥周未之考也稱韓曰占
今無道此語吾恐茶壘亦不然之聚三詩而觀花境信
可愛也

○調花灑草詩人常態而桃柳二物獨得罪若社顛狂
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忿桃花紅勝錦生憎
柳絮白於綿以下忿生憎之心而為輕薄顛狂之詈意

者其有指耶

○高力士責謹州詠薺菜詩兩京作斤賣五溪無人采
貴賤雖不同氣味固常在俚語耳趙德麟記魯直嘗稱
之今載侯鯖錄春不知何謂魯直上蘇子瞻古風其一
末句云小大材則殊氣味固相似其一云但使本根在
葉捐果何傷豈有效於此歟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酬以舊衲坡作詩謝之曰
病骨難堪玉帶圍鉤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
故與雲山舊衲衣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江南韓愈載
事也坡公雖用自戲然非君子所宜

○丙子十月之十日夜春夢與故人別或有以李旴江

集贈者登舟把玩間得句云江上一樽猶在眼風前片
席已遮山遮夢中看山總是看人意不得方舟共載還
沉噫久之自云效李作不知其何也

○黃魯直贈晁無咎詩有執持荆山玉要我雕琢之句
蓋無咎曾從山谷問詩故耳山谷後賞愛高荷詩和其
韻云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力我
知三傑同科張謂文潛晁即無咎石林記無咎於此頗
不平也昔石介作三豪詩升杜默於石曼卿歐陽永叔
間而永叔懼然且有裁濫一名之贈東坡謂公惡爭名
且為介諱故也黃山谷贈高荷詩而晁為不平方於歐
公福矣

○黃魯直與李端叔書比得荆州一詩人高荷極有筆
力使之凌厲中州恐不減張晁恨公不識耳按石林詩
話魯直自戎州歸荷以五十韻見魯直極愛賞之嘗和
其詩有二張侯海內長句晁子廟中雅歌高郎少加筆
力我知三傑同科無咎聞之頗不平荷晚為童貫客得
蘭州通判以死其人既無取詩亦不傳豫章於是失言
矣王荆公諱未嘗喜一人詩驟超拔之其人後以賦貶
公歎曰詩不可信如此後世浮雋之士為吾詩文家辱
者未易侵數君子愛才心勝而適見其所長若何不為
之惑東坡之於李廌山谷之於高荷皆愛才之過也
○韓退之文力去陳言然粉白黛綠史記中語也李長

言詩作不經入道語然繡幕圍春風古樂府中全句也
○宋時場屋用南史劉裕言餘糧稜故事命題作詩或
謂晉左思賦餘糧稜畝而不收此不無失所先後野客
叢談謂此語亦非始於思在思前若蔡中郎集胡公碑
云餘糧稜于畝畝知左此語又祖蔡也春惟子思子曰
東立季子之時道上鴈行而不捨遺餘糧宿諸畝首邑
集蓋用此事而思賦實祖之此爾陶淵明詩仰想東戶
時餘糧宿中田宿一作棲

○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盲馬售錢六百文西涯先
生以詩論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
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

竟得銀肆兩涯翁亦論之以詩云詞林馬兩匹多少即
前師召事也前輩若處無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
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
食衣物能省節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為費何啻千萬噫
可以觀世變矣

○導譽執紼藉諸永言以勸其力始自春秋之世薤露
蒿里等差具在而漢魏來別為有韻之章惟大臣之喪
有之然則今執紼之作其惟為大臣作者為有本乎今
世士夫為人作執紼詩一聽其子若孫其同產戚屬請託
以為不必相知且厚而頌彼之善寓此之哀不必若夫
皆章白於世衆所惜者吾不知其言於何徵涕於何從

出而作者習焉為常遂成故事春嘗慨之然則詩之追
輓於大臣者余得而序其實矣生而稱頌於人則歿而
見痛悼於人固宜昔賢有曠百世其久道其墓而歔歔
數千里其遠無一日雅聞其云亡而相吊哭者詩之所
由作感於物動於中發於詠歌自弗能已文子與歎晉
原賈生續騷湘水休文懷舊齊代子昂覽古薊立蘇公
五詠杜甫八哀下逮宋元放淚揮毫情各有寄天下後
世之所痛悼寔在斯文豈獨于一家所感一時知且厚
者而已哉

○蘇明允初至京歐陽公為之延譽韓忠憲諸公皆待
以上客葉石林記忠憲置酒私第惟歐與一二執政而
明允以布衣參之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
壯心偏傍醉中來之句石林稱其意氣不少衰其詩今
在集中春於此一聯竊所不取佳節屢從愁裏過何無
養也壯心偏傍醉中來是不能以德將也其人品可占
矣道山清話老蘇初出蜀以兵書徧見諸公貴人皆不
甚領畧後有人言其姓名於富韓公公曰此君專勸人
殺戮以立威豈得直如此要官職傲然則蘇當時愁態
壯心亦可歎耳

○南京守備太監劉瑄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附
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講爐火有
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覆其財無算

神有玉絲環直價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或為詩笑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元不繫緜環春聞諸周少卿子與相與鞮然

○姑蘇毛都憲瑄嘗訪揚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揚訪毛亦以洗浴辭揚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俗稱六月六日乃猶犬溲洗之候也揚故用此戲之春聞巡撫郁憲俞公諫云云蓋事之不為雷者

餘冬序錄陽閏卷四

餘冬序錄卷六十之陽閏五

外篇第四十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異國學生仲之編輯

陶淵明歸園田詩有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之句其怨詩又云造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遷情事不同如此張茂先詩君歡惜夜促在寢怨宵長有是哉

○南唐烈祖燈詩末云主人若也勤挑撥敢向樽前不盡心宋孫明復燭詩一寸丹心如見用便為灰燼亦無辭命詞總似孫豈效李作邪彼待勤挑撥然後盡心與丹心見用灰燼無辭者心事蓋迥然矣

○今世俚語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即漢諺前車覆後車

戒之義也李白洲都憲老不去位爲言者所劾白洲愾
焉詠行路人詩云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逼促前人
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知前後亦噴其言有味實證所
謂後車又將覆者世豈無其人乎白洲文章名士其再
出不免覆車失脚之悔然此詩所以爲蜚語則善矣予
故書而藏之

○杜以詩名文非所長不韻之章驟讀刺口殊不快人
細而察之自是一等句法用意亦自有淵奧處然不可
爲典要也其詩呈吳郎云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兒
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
雖多事使插疎籬却任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

嘗與春席上題夢筆圖春詩云仙子曾將我文章莫太
奇青天鋪作紙寫處一作名與日星垂先生賞之徵伯詩云

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幽夢會有取去時何如不相送先
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敵矣其年徵伯下世春
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韻云人間夢筆非無兆地下脩文
信有郎夢筆之兆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識也

○詩之諷刺者如章碣東都望幸云嬾脩珠翠上高臺
眉目連娟恨不開縱使東巡也無益君王白領美人來
高蟾下第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
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意自可見若胡曾之作
翰院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

不許平人折一枝只是罵詈語耳

○東坡詞翰流落人間本集不收者多矣予友都玄敬視春墨跡五絕題云村醪二首馱張平陽其一曰張公高躅不可到我欲俛眉纔覺難事業已歸前輩錄典刑留與後人看予時在酒所深以慨然至其一曰詩如琢雪清牙頰身覲飛龍吐膽肝少負清名晚方用白頭翁竟作何官予不能不為之改顏予所感者不為此

○神降作詩前輩所傳非一今世亦往往有之滙翁先生少時曾為紫姑仙賦祕亦須符呪後不復用但運筆即至所言多驗詩儘有可稱者先生一日因事致請神降大書云我是唐朝李翰林蓬萊歸路已千層君家有

沃盈中題桃樹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二句甚費解說與他律不類此非其為文之句法歟

○韋孟諷諫詩其辭甚直不得云諷

○李太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謝玄暉天際識歸舟句也崔灝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玄暉雲中辨江樹句也謝句崔句於黃鸝樓上正自有所見耶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今皆無傳春按元好問金八也金亡遂不仕其文

爲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
今刻于陝西

○丁丑八月朔之夕夢侍涯翁坐翁拂箋欲書趣春檢
詩稿髣髴記其一首二句云金花燦爛錦雲香上界飛
書到幾行因心動不暇再目而自續云風雨忽驚吹面
冷不教清夢着成章於是遂醒可異也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韻云朝趨未報
鳧飛信寔覲先陳鯉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
合分誰未幾先生遂丁憇菴憂間爲春言之以爲詩識
先生嘗送吾同鄉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戒酒不從花底
醉愛舟多在水中居李後被酒過河溺死先生子徵伯

事來相問濃淡須磨墨數升先生知其爲太白也因問
以事神逐一響答既而曰賢閭在此吾當少避於是先
生前亡夫人岳氏上箕叙述家事甚悉及退神復至先
生姻黨有武人以事扣者神不應良久書一律竟去時
冬夜已向中矣其辭云遼鶴歸來語正呢五雲接外鼓
三稚窮陰易落陽初轉化日舒長夜半遞燈火漫勞供
瀟泐文章無怪不葺鞋仙才豈是于尼鬼不與庸人作
筮龜春聞而笑曰此鬼安知非真太白耶太白性氣死
猶如此高力士輩當日爲其所傲固宜

○春有堂向欲名今是取陶淵明歸去來詩辭中語真
四壁一題守拙取陶詩少無適俗韻篇中語一題養真

取閒居三十載篇中語一題委懷取弱齡寄事外篇中
語一題縱情取閑歲條五日篇中語因遂和此四篇質
于涯翁欲得翁詩與字翁欣然爲篆堂扁及壁間八字
且許少暇和此詩時正德丙子五月翁生辰向近壽筵
日舉再閱月而翁棄諸生矣今手跡未漫豈勝今昔之
感今日觀山谷集與俞清老簡云軒名未佳輒易題爲
今是軒并寫去某去年已作詩徐爲公作數語并淵明
詩十數首可作愷張之軒中也此事春實偶合恨不得
復以啓翁予堂既不復設此扁姑記于此

○元遺山集喬千戶挽詩素旗無誄記連姻用潘岳揚
使君誄表之素旗語喬元皆毛氏壻故也集有聽姨女

喬夫人鼓風入松一律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
三星雲牕霧閣有今夕寶壓羅裙無此聲蕭洒寒松度
虛籟悠颺飛絮攪青冥胎仙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
漫驚所謂姨女喬夫人蓋千戶之女也集又有喬夫人
彩繡仙人圖一絕綵服仙童畫不如直疑菓子戲庭除
青紅亦是春風巧一頌椒花更有餘又有題喬夫人墨
竹二絕萬葉千稍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露閣
雲窻晚幾就扶踈月影看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
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悟在香巖一擊中元自注夫
人參曹洞下禪有首夫喬文明慧多藝如此而陰教內
範則未有聞豈不可惜元之詩如此豈復知名教者哉

考郝經遺山墓銘載其文有爲女冠者今集貽女詩云
珠圍碧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拾春看取元家第三文
他年真作魏夫人又是知遺山之範家矣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半醉翁醉翁
樂天以自謂也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此已有人矣
○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
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蘭竹籬
烟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肯鄉人乳清甯
爲春讀此詩云玉山得道者還過其家之所作也余曰
林館市肆題詠流傳出自近人因無名氏訛爲仙語往
往有之而好事者又採以入載集甚多可笑元周密記

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
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
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庚溪
詩話謂鮑安邸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
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
進士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
滿床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
一日飛昇而去詩與外異數字耳即外可知舉外一事
言之可以例其餘矣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十有二詩
減不一其三則皆曰含譽宣德五年冬是星見于九游

朝臣表賀

上謙不君賜之重書相為戒飾時楊文貞公在閣進詩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己丑其日丁亥夕瑞在酉大星如九九旂之旁有慧若射金王其煌厥名舍譽太史敷奏百辟嵩呼賀祥獻壽皇德仁聖謙讓是崇歸功等祇歸功祖宗歸功聖母亦及臣子申命飾勵敬哉無怠數句善寫聖君之心

○詩五平五仄體或謂自宋始有之非也顏延年集獨靜闕偶語陰虫先秋聞李太白集處世若大夢胡為勞其生孟東野集夜鏡不照物朝光何時升

○乙亥十二月二十二日五鼓春夢至一所三四道

相與飲噉已而有先去者予繼出門未行聞堂中人謂童子曰我劉海蟾也爾師以藥金貯食餉我殆知我者我歌或其喜之於是歌曰百年非是等閒身學道而今祇四人中有一人須得道不知誰主更誰賓予乃駐而聽之心亦自疑不知其所謂得道者指誰其人又歌數關中一首曰此身生意與誰論紅綠年年共一根常向人門問門口却忘門口是家門餘多複語疊字夢差了了既覺遂不復能盡憶雖然使盡憶得定何物語漫識此為笑

○滕王閣僧晦幾詩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裁當時唯有西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胡願菴集記虞

伯生最愛此詩至累登斯閣不敢留題一日為諸生所
強乃即席賦三律并一絕其絕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
不見鳴鑿佩玉聲唯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
或謂此劉夢得石頭城語春以為只是要翻悔幾意耳
黃鶴樓崔李事與此正類前輩服善每如此三律者大
寒江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
深蛟蟒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
火夜歸湖上雨隔鄰呼酒說干將高閣城頭戶牖開江
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
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恠
得詩成急雨催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

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十年劍氣侵牛斗半
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西
涯先生嘗誦之為春言宋元來學杜之作唯虞為近而
虞此詩尤近杜者此詩今載道園遺稿麓堂詩話云遺
稿如此詩者絕少豈學古錄所集其所自選耶然亦有
不能盡者何也先生過西江時詩云滕王高閣罷崔嵬
誰築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嘆古今才
豐城夜氣聞龍起彭蠡秋風見鴈來幾欲乘槎問牛斗
不知平地有三台足與虞爭勝矣按先生登黃鶴樓詩
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坐來生三江到海風濤狂
萬木溘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

中流或有蛟龍窟卧聽君山笛裏聲金山寺詩楚纜吳
檣萬里還夢魂常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江到中
流合有山鵲嶺高秋增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謝公無
限登臨興不爲蒼生暫解顏渡江詩秋風江口聽鳴榔
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
烟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繞建康直過真州更東下
夜深燈火宿維揚并此四律皆先生少作然交游中求
翰墨必首寫此與之雖老年應人亦多出此今散在天
下不啻數百紙蓋其律中得意作也

○程克勤生日用其父韻寄弟云新愁白髮鏡中生三
十年來數賤庚未拂朝衣慚戲綵每霑宮醞想遺羨傳

聲自願如春好守訓何妨似水清忽記夜深芸閣夢渡
江稱壽最分明自注云戲綵遺羨皆思親事綵與朝衣
相應羨與宮醞相應方不偏枯崔玄暉母謂兒子宦游
有人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此好字之本也胡威
之對晉武帝臣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此清
字之本也作詩不可草草觀者亦然卧病寄弟云半生
多病裏天不庇窮儒藥有尋方苦錢無賣係餘暗消間
歲月又廢舊詩書却幸身長在愁懷且破除自注云首
兩句是骨子第三句貼病字四句貼窮字五句貼半生
字六句貼儒字末兩句又以見天終庇之之意而用以
自慰也作詩不可全拘此亦不可不存此意若全不相

照應如散沙相似亦何是爲詩畫墩之誨其家人如此
卧病吾無議若絲羨之云稍知門逕者何煩更語好與
清字如此作用何其晦也其家人爲載之其集又將以
柄詩話邪

○同官某卿延傳神者約及春春弗辭對鏡之餘因其
問爲韻語答之一事不須三嘆嗟心誰能畫而先差毫
中有見鏡不照技則實痒靴難爬

○朝來攬鏡忽見白髮中裹之餘悲喜交集吾年幸已
就若吾老將以何述陸展染之非其術左思拔之良可
惜杜牧詩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相饒滕倪詩
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間客滿頭生吾官非相國而身

已稱貴人矣白髮固宜吾何以白吾髮乎世固有同

鏡中人者鏡中人爾何爲者耶正德乙亥九月朔日書

○閭巷小兒傳唱花開花謝年年有人老何曾再少年

語意極鄙俚然亦自有動人者劉希夷代悲白頭翁詩

洛陽城東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洛陽女兒惜顏色

行逢落花長嘆息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

已見松栢摧爲薪更聞桑田變成海古人無復洛城東

今人還對落花風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紅顏子應憐半死白頭翁此翁白頭真可憐

伊昔紅顏美少年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祿池臺開錦繡將軍樓閣畫神仙一朝卧病無相識

三春行樂每誰邊宛轉娥眉能幾時須臾鶴髮亂如絲
但看古來歌舞地惟有黃昏鳥雀飛此篇情案與前俚
曲何異詩人特能持許多言語寫出耳然不免複矣李
太白問月詩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
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亦是此意而文之聲律
且無冗贅之失李劉高下其不有問乎區區百年花月
斷送古今人也多矣

○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術遨遊江湖人知以
未然事輒召古名僊運箕賦詩以答隨所限韻敏若夙
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廷用往問箕答曰吾回道
人也欲賦詩出十韻來又曰君乞白巖詩吾當邀李謫

仙同賦用十七韻梁蓋留都大司馬喬公白巖門下士
也其十韻詩曰吾家住在蓬萊山之陽隔斷三千弱水
萬頃之汪洋曾珮劍以化龍亦叱石以爲羊經千秋黃
塵變滄海歷幾度冬檜爲春陽青山不改色白雲空悠
揚自樂烟霞深處有佳趣不將功名心拂隨風颺璫樓
玉宇水晶殿日與猿鶴同徜徉饑飡霞酒飲澗養得中
黃一氣絕凡慾那能有病求醫瘍神遊八極涵動靜不
管天地暮雨而朝暘我來登壇爲君發狂句山靈驚倒
星斗散亂飛群鶴其用十七韻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
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補天表勢壓天下群
山樵米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

吞吐八雲霧雨騰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
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
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此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
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堪嘆或自卓立曾襟襟何
誰磨礪高家傳說作良弼宋室張浚多奇功憶昔江樓
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
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籌貽此
公天然意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
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嘉靖壬午春
六吏得赴召時公位冢宰矣暇日出此卷視春春爲之
跋口東坡記在黃時神降汪若谷家自稱天人姓李名

全爲其篆字并訊坐中張炳曾識劉苞事以爲全之
爲鬼爲仙不可知若疑其所托則漢之神君尤陋世人
所見常少所不見常多世外事固非區區耳目所能量
也坡他日爲韓文公碑有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語蓋
無怪於此理矣呂洞賓之爲仙從唐迨宋事跡甚夥嘗
謁滕宗諒於岳陽稱回道人高策爲之傳近世好事者
又釋其詩若干爲純陽子集春未暇考大抵其事跡在
宋或親接其變幻之形南渡墜勝國來或挾術求之輒
憑物以應此卷二詩梁生得之邂逅而獻于喬公白巖
者也詩跌宕不凡字妙有飛動勢謔亦異矣汪家神不
聞能詩篆字衆莫識東坡且寶愛而生所獻乃如此世

果有仙能久而不亡者在聽之外邪吾于此乎驗矣其
賦白巖篇末云使東坡而聞之其弗信矣乎張炳劉苞
事不足言已秦楚材之積金峯蘇養直之羅浮山所遇
所談皆三生兩塵涉恍惚事以春^所聿諸紀載家如此類
未易枚舉學士大夫率置疑信間弗論今自公觀之
是詩尚何疑坡稱范女正公歐陽公皆曰公天人也
吾于此質語鬼神又知世有謫仙存焉何疑回道人
賦詩後二年七月二十又七日識

餘冬序錄陽閨卷五終

